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謂為永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

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

誨之來

揚子

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

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

白雅曰配也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

大笑固宜且出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俳音排

而俳又非聖

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方不為虐方太史公書有滑稽列

傳

滑稽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

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以言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講語

滑稽利其智計百出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計說

滑稽利其智計百出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計說

滑稽利其智計百出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則罷能德

而發亂罷與疲同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絃禮記作弦並出李記云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舂節

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檀梨橘柚苦鹹酸

辛醢蜃吻裂鼻蜃音哲蟲螿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

文王之昌蒲菹菹亦作道屈到之芟屈九勿切固曾皙之羊

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

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

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

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

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

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他

言兒動其喙切亦勞其矣乎一本亦上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渠申切

傳曰詩書執禮之不執則不行執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

凶事之說左傳隱公元年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

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

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不能周歲司空社公杜

崇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

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贊塗秘器象

物之宜贊與象同徒九切殯也秘器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

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又惠帝紀斥上

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初方下之則制服節文

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苞并總統千

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

問得久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
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
近古焉一本无近字一本无而古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
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孫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
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玄成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
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五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
太尉公以禮匡義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
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秩廷祠大理公以禮輔東宮數大而
瑾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敬四子聖瑾與
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字積子情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情子均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一凡遊其門若聞韶濩亦作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
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
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
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
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速而後之文者
寵之寵一本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
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之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
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
搜裂格切攬撫結石切拾取也離而同之與類推

移、勿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
累圭璋瓊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
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
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
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
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
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
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
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
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
按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

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離
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季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均準於是有能
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揚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
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
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
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
在於比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

旨義亦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
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張曲江張九齡
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以比興之隙音隙窮著述而不克備者二字其其餘
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若揚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
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
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
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
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符何太山羊
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
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躰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
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
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
故得奉公元兄命兄發之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
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吳武陵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
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
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
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侃早幼與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
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編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
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率六經

聖公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主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二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唐宗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園者掉徒手切也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傲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瓌瑒在魏瓌音渠瑒音期

汝便丑亮二切後漢應奉子詢機雲入洛陸抗二子由是正聲迭陶子璩字休璉璩兄璩字德璉奏雅引更和播墳麓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倏穆然清風發左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况宗兄王編為監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馬冠銀章馬冠銀章即馬冠字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卜子夏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班固鄧之門班固又班子云鄧人善學聖者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增廣註釋晉書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
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

汴州宣武軍

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

亟去使切猾一本作滑音

也馴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

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

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煦火羽同淮南子注煦論溫

也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

謂董晉為宣武軍節度贊以藝人中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

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徒對切善東諸遂

室者衆故揚公以謀議之隙隙音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

台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出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饒

為受童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辯字孟容以

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

崔公崔羣字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溘俾

獲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

舊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

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

固其本德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

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具有稟者數有

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父道甚直其有合者數

是故日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

南陽韓安平韓泰字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

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

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

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宦觀東周振策于邁榮字且饒於野

或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敷于主庭揚

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貞元十年然吾不以是

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壘邠壘今戎帥揚大夫時為侯奄楊朝最字

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擊帥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

鵬冠者仰而榮之武士以之鵬冠今又能勞

而代之位唐史云韓遊擊帥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

道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倉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寔為山南西道節度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元德七年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大倉之蓄僅而獲屢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注賈音古左傳有餘欲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壩故壘壘而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劬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鴻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

書有論蜀文燕然之文燕平声班固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待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范傳真

近丁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兵一本則必參其

等及之而合之率三千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
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
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奸以
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
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二年則又益其官而
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
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或
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
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
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
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
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
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

正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時為監察御史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贈
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有石渠則
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救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匠土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
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又膺邯鄲之召
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濟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
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間禮記檀弓易子饋者未之
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
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上七喻切下文
憫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
編卜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

關以命擊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也永州惟州之牧咨焉以養戎事而亂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齊大夫死何思

八年冬余與馬邑死言揚說論字終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軍必挂鞬音衛車鞬出而鞬也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淨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

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

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禮部侍郎知貢舉守春

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

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謂掉鞅也遊刃乎文翰之

林風雨生於筆札作雲霞發於簡牘謂左右圍視朋儕拱手

其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

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

手行謂輪移都門之轍轆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閭

更賀謂開門也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

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

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

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

躬是亦亦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

之賦主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得字
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
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疑和抱其
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官切素也前在在於綺紈
訖紈之間注並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
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
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輕垢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
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顏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
鞭中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
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
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為一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

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竟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史部告余東游是將
乘商於今商州西一百里有古於城浮浚池歷郢城郢城以下
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及皆加
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離羣
素居僕不腆他典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
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班甫

隴西辛殆度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練素以班孝廉之行爲
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驕慢行不
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
志之士往之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勸勸
切勞屬考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貞元十七年禮部

爾一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

良肅之父佐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

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嚴震為山南

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

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

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

之曾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天進封功在社稷德在生

人其門子門子謂胄子出禮記左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

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

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

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

蓋關左文士往々仿佯臨均王坐得勝槩焉吾固翹々寒裳奮

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貞元十二年申叔往而先

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快是而

東夫豈徒徃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

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

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晋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游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

飾乎外則是設覆為葬也解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語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鏤礪

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乎

鋒不亦深乎括與箭通箭未曰箭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

鋒也括箭與箭通箭未曰箭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怕以幼孤羸餒為懼恤
焉遊諸侯求給乎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
於孝節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
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謂佩玉煌乎山
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
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
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
為之如趙生度之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昌以碩德
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前漢田蚡傳云恩禮重厚有賢能
為御史好學而其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
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

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
嘗不盡然內傷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特飲
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督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
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
職音義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
視其狀專謹原慈觀其跡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
書理荊州理一本作異政日至則趙生喜并起立
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
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翻下革翔千
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
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潤之次四錡魚切切李錡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二年憲宗元和大立制度於是次悉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

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

辭卒致具有間盜眾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

上道盜以徒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

前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

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

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

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苦釐切慊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

銜匿而未發且父聞吾先焉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擊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或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仕也仕其子而

教之稟少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

孫養羽林官教以國家寵先中丞承嗣父御史中丞承嗣漢古之

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嘗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

八歲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地都尉別駕盛刺施浩二州成童

入漢殺尉尉印尉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併印之子

力戰死事封併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

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君之上田之錫猶控

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扞蜀道勅寇勅其晝不

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亦曰彼忠烈胤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

譴茲郡承嗣以元年西川劉闢反凡一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

立元和四年閏三月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

裕蠶蠶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

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

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

而君適離於文離合也文詔今也謂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

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

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

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賦則拱壁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濟

飲食之濟音虎水涯也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汝

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
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
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
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罪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黜音隊忿列
於上黜於下此怕狀也異於怕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
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

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

薛嬰始佐何北軍有勞及錄會其長子舉謀及黨

突以罪聞

不戚於貌不悵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

有異於怕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
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即州名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
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怕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
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
離力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
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
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胥為吏噫何自苦為
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
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人都不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
以有獲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
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
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
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潛發清源激揚
洪音沛哉鏗鏗平充于四射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
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
坤隅柄是文武謂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補績梁肉之美不
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
門有亞夫之繁戟焉繁戟禮切炭以繁戟代斧鉞中人勉之

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
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嚴公貺元五年登第以及於子
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
訟為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
者一本无若高陽齊據者皆賦命余序引余扑不曉文故書
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作編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
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始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
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
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潛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
於應卒倉忽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三黜之辱

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劍二魚揚豪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鎮鄒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刺之刺之充切細剖也又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度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鈞者絲綸不屬歎甚直一本家上有嗜有美餌者一本者作懷而缺望獲魚之暮歎甚直一本

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孝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前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及又極曄切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負善箱也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掌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迂延二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數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手劍而盟者公羊傳十三年公會齊侯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

左傳二十二年子西明
曰三年將拜君賜
刑壓境之耻
城壞壓境君不置焉
無

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滿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所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仲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簡之弟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
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
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
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作一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
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
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
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
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音淵按崔君惟立志

求而連之人趙君御史按章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
具獄坐流雅州幼弟諸朝

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仁悌一本如是且不見
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
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
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學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
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注見前
膺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讀其書聽其言
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
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
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一作隱而未
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矐他景切今茲歲在鷓首若合於壽

星其果合乎

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鶉首至九年癸酉子厚遂登第酉与辰合壽星屬辰也

僕時慙

然澤之麗也

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

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迂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

今蔡君馳聲耀言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

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樂夫不憂者一本无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孝焉丈人牧人

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

焉逃哉澤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有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

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

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

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

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以與居益見

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

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

千九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

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

得於有司抑非古入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迂其人

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業擊于京師京兆

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
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
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高即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
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本非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
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閭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
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
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
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
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
其初而退返吾其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
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歸江淮詩序

無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謀計不至攝衽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脩澹之養脩自也
自委切乏庾金之畜逼進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
細故於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尉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龔贖同見善不敬與
昏瞽同知善不言與讒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

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音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左莊二

爲信過

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

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猶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各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柳澥音澥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能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為部員外郎登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傜人魏字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

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其富好慕其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子昭子會孫靖子帝師帝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下廣而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為御史中丞裴行立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第呂讓將仕進序呂渭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作以吁而憐者呼一本皆飽窮厄怕孤危詭詭仲仲詭音恰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紉穀勿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外雅邑郊二外謂之林二外謂之垆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甞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值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巧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作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五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瀟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
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
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
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
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瞻直視也證不知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
趙湘中越千資切為顛顛客耶顛顛即余既委廢於世帽得
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一作為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巾切爭也孔
問斷不可不可以不更也更平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入皆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与坻同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南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形故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无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一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游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已字人姓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公十七年事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按子厚作飲錫錫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飲于溪離坐其
 背實觴而流之接收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率等之
 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坳音澗也不沉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違者去者住者住一本衆皆據石本
 有位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
 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鄒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
 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數糾述而為密者數音朔樂今則率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述而密簡而同
 肆而恭術術而從密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
 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集

序飲序其集與元集公題云
此二篇古本或有或无

房生直温與予一第遊子厚一第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未為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其二十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愴焉標一本亦鮮
 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黑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
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亦出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遂以遠焉然
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亦近
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
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
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
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
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
者徒也觀其始與未有似某者故叙

